



詩本義

自五至七

口仁  
1.374  
2



明  
1374  
卷  
2

尾臺氏藏

詩本義卷第五



歐陽氏

東門之粉



論曰子仲之子莫知為男也女也而鄭謂之男子穀且者善且也猶  
今言吉日南鄭謂朝日善明者何其造邪南方之原毛以為陳  
大夫原氏而鄭因以此原氏國中之最上處而家有美女附其說者  
遂引春秋莊公時季友如陳葬原仲為此原氏且原氏陳之賈  
族宜在國中而曰南方之原者何哉據詩人所陳當在陳國之南  
方也而說者又以不續其麻而舞於市者遂為原氏之女皆詩無  
明文以意增衍而惑學者非一人之失也  
本義曰陳俗男女喜淫風而詩人斥其尤者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

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當以善且期於國南之原野  
而其婦女亦不務績麻而溲溲於市下又述其相約以  
往而悅慕其容色贈物以為好之意蓋男女淫奔多在國之郊  
野所謂南方之原者猶東門之墀也

### 衡門

論曰毛鄭解衡門之下可以接遲其義是矣自泌之序以下鄭解  
為任用賢人則詩無明文大抵毛鄭之失在於穿鑿皆以類也鄭  
改樂為療謂飲水療飢理豈然哉

本義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放恣可以勸進於善而惜其懦與  
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為陋則  
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渴

國雖小若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為政以此勉其不能而誘進之  
也其首章既言雉小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  
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鮑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娶妻諸姓  
之女皆可娶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娶妻矣是首章之意言小  
國皆可為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所謂誘掖之也

### 防有鵲巢

論曰詩人刺諛之意予於采芻論之矣鄭以防之有鵲巢即之有  
首芻處勢自然喻宣公信諛致此諛人其說汗漫不切於理若謂  
處勢自然則何物不然而獨引鵲巢首芻邪至於中唐有覺則  
無所解蓋理有不通不能為說也

本義曰詩人刺陳宣公好信諛言而國之君子皆憂懼及已謂諛言惑

人非一言一行之致必由累積而成如防之有鵠巢漸積累成之爾又如莒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魔非一魔也亦以積累而成昔駘綾草雜衆色設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句貝錦同

### 匪風

論曰毛傳奔、飄凡偈、疾驅是矣而云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者非也至於誰能烹魚漑之金鷺則惟以老子烹小鮮之說解烹魚二字今考詩人之意云誰能烹魚者是設為奔問之辭而其意在下文也毛鄭止解烹魚至於漑之金鷺則無所說遂失詩人之意

本義曰詩人以檀國改亂憂及禍難而思天子治其國改以安其人民其言曰我顧瞻嚮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為風之飄矣非為車之偈、而不安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其卒章曰誰能烹魚漑之金鷺者謂有能烹魚者必先滌濯其器、潔則可以烹魚若言誰能治安我人民必先平其國之亂豈亂則我民安矣故其下文又問誰將西至於周使其慰我以好音者謂思周人來平其國亂也

### 候人

論曰候人箋傳往、得之至維鴉不濡其翼則毛鄭各自為說然皆不得詩之本義而鄭近之毛云鴉在汭可謂不濡其翼乎詳其語謂在汭則濡翼矣此非詩人意也鄭謂當濡翼而不濡為非常考詩之意謂鴉不宜在汭如小人竊位爾豈但不濡其翼為非常邪不遂其媾毛鄭訓媾為厚鄭又遂為久今徧考前世訓詁無厚

久之訓、款既乖則失之遠矣鄭又謂天無大而歲不熟則幼弱者  
飢以尤迂濶之甚也據詩本無天旱歲饑之事但以南山朝階之雲  
不能大而假設以喻小人之不足任大事而安有幼弱者飢之理況歲  
凶饑人不止幼弱也鄭箋朝階其說是矣至幼弱者飢則何其迂  
哉媾婚媾也馬融謂重婚為媾不知其據而云也鄭於注易又以媾  
為會大抵婚媾古人多連言之蓋會聚合好之義也

本義曰曹共公遠賢而親不肖許人刺其作遠君子至有為侯人執  
戈殺以走道路者而近彼小人寵以三命之幣於朝者三百人因取小鳥  
以比小人鴉鵲澤也俗謂淘河常羣居泥水中飢則沒水求魚食  
者謂以鴉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漁梁之上  
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

其服也其曰不遂其媾者婚媾之義貴賤匹偶各以其類彼在朝之  
小人不下從羣小居卑賤而越在高位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卒  
章則言彼小人者婉孌然佼好可愛至使之任事則材力不彊敏  
如小人弱女之飢乏者言其但以便辟柔佞媚悅人而不勝任用也

### 鴈鳩

論鴈鳩之詩本以刺曹國在位之人用心不一也如毛鄭以鴈鳩有均一之  
德而所謂淑人君子又如三章所陳可以正國人則乃是美其用心均  
一与序之義特相反也此由以鴈鳩為均一之鳥而謂淑人君子為詩  
所刺之人故也其既以鴈鳩有均一之德至於其子在梅在棘在榛則皆  
無所說者由理既不通故不能為說也又其三章皆美淑人君子獨於  
中間一章刺其不稱其服詩人之意豈若是字至為疏義者竟其非

是始畧言淑人君子刺曹無此人而在梅在棘僅為之說以附之然非毛  
鄭之本意也序言在位之人非止曹君蓋刺其臣事國懷私不一心於  
公室甫

本義曰鴉鳩之鳥所生七子皆有愛之之意而欲各尽其愛也故其哺子  
也朝從上而下則顧後其下者為不足故暮則從下而上顧後其上  
者為不足則復自上而下其勞如此所唱用心不一也及其長而七子  
在他本則其心又隨之故其身則在桑而其心念其子則在梅在  
棘在榛也此亦用心之一也故詩人以此刺曹臣之在位者因思古淑人  
君子其心一者其衣服儼然可以外正四國內正國人歎其何不長  
壽萬年而在位以此刺今在位之不然也胡不萬年者已死之辭  
也

### 鴉鴉

論曰毛鄭於鴉鴉失其大義者二由是一篇之首皆失詩三百七篇  
皆據序以為義惟鴉鴉一篇見於各之金縢其作詩之本意最可  
據而易明而康成之箋與金縢之書特異此失其大義一也但據詩  
義鳥之愛其巢者呼鴉鴉而告之曰寧取我子勿毀我室毛鄭不  
然反謂鴉鴉自呼其名此失其大義者二也金縢言周公先攝政  
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貶王毛鄭謂先為冢室中避而後作詩貶王  
已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二說不同而知金縢為是毛鄭為非者  
理有通不通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疑其不利乃劫君遂  
有流言周公乃東征而誅之懼成王之恠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  
鴉鴉詩以貶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毛鄭乃謂武王崩

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且冢宰聽政乃是常  
禮二叔何疑而流言以其不通者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  
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甫毛鄭乃謂二叔既流言周公避而居東  
者二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  
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政二年何  
又待周公攝政乎以其不通者也刑賞國之大事也周公因之尊親大臣也  
使周公有間隙而出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其執  
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而不能臨政甫若已能臨政二年矣有能  
刑改其尊親大臣之屬則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以其不通者三  
也知周公誅管蔡前說者多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之經諸史皆無之  
可知其臆說也詩謂我子者管蔡也我室者周室也鄭謂子者周公官

屬也室者官屬之世家也毛又謂子為成王此又其失也諸儒用用雅謂鴝  
鴉為鷓鴣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其又謂鷓鴣為巧婦失之愈遠今  
鴝多攫鳥子而食鴝鴝類也

本義曰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已殺其兄弟乃作詩以曉諭成王之有馬  
之愛其巢者呼彼鴝鴉而告之曰鴝鴉、爾寧取我子無毀我室我之生  
育是子非無仁恩非不勤勞然若我作巢之難至於口手羽尾皆病辭  
積日累功乃得成此室以營寧誅管蔡無使亂我周室者我祖宗  
積德累仁造此周室以成王業甚艱難其再言鴝鴉者丁寧而告之  
也又云予室翹之懼為風雨所漂搖故予維昔噍之者喻王室不安懼惟  
有動搖傾覆使我憂懼爾其他訓詁則如毛鄭

破斧

論曰破斧箋傳意同而說異然皆失詩人本意毛謂斧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其言雖簡其意謂四國流言破缺國家之禮義所以周公征之且詩人所惡者本以四國流言毀傷周公爾況今考詩序並無禮義之說詩人引類比物長於譬喻以斧斨比禮義其事不類況民之用不止斧斨為說汗漫理不切當非詩人之本義也至康成又以斧斨刑傷成王則都無義類矣

本義曰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四國為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斨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以哀以四國之人陷於逆亂爾斨又可缺斧無破理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詩害志者謂此類也詩缺義與首章同

### 伐柯

論曰毛傳謂禮義治國之柄又云治國不以禮則不安至於所履上下等語不惟簡略汗漫而已考之詩序都無此意且詩序言刺朝廷之不知者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出往誅之及罪人既獲猶懼成王君臣疑惑乃作鷓鴣詩示王以明已所以討叛之意而成王未啓金縢不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雖得鷓鴣之詩未敢謂公而心有流言之惑故周公盤桓居東不歸於此之時周之大夫作伐柯詩以刺朝廷不知周公之忠也康成不然反謂成王既遭雷風之變已啓金縢之後羣臣猶不知周公則與詩書之說異矣且成王已得金縢之書見周公欲伐武王之事乃捧書流泣君臣悔過出郊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周公矣羣臣復何所惑而疑於王迎之禮哉康成區區止說王迎之事由是失詩之大旨也



本義曰伐柯如何者奈問之辭也詩人刺成王君臣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曰如何可伐而答者曰必以斧也伐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猶奈問是謂不知也取妻必以媒其義亦然其卒章又云伐柯其則不遠者謂所伐之柯即手執之柯是也亦謂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近親而有聖德成王君臣皆不能知也又云我覯之子遠且有戕者謂欲見之非難事第列遠巨為相見之禮焉可見矣其如王不知公使久居於外而不召何

### 九罭

論曰九罭之義毛鄭自相違戾以文理考之毛說為是也爾雅云纓罭謂之九罭者繆也當云纓罭謂之罭前儒解罭為囊謂纓罭曰囊綱也然則綱之有囊當有多有少之數不且獨言竟囊者是纓

罭當統言纓罭謂之罭而罭之多少則隨綱之大小大綱曰囊小綱曰罭於理通也九罭既為小綱則毛說得矣鴻飛遵渚遵陸毛以爲不且於理近是而言略不盡其義且鴻鴈水鳥而遵渚乃曰不且至遵陸又曰不且則彼鴻鴈者食泉陸皆不可止當何所止邪蓋獨不詳詩之鴻飛之語爾鴻鴈喜高志今不得翔於雲際而志不越水渚又下飛田陸之間由周公不得在朝廷而留於東都也此是詩人之意爾至於衮衣毛鄭又為二說毛云所以見周公意謂作成王當被衮衣以見周公鄭謂成王當遣人持上衮衣以賜周公而迎之其說皆踈且迂矣且周大夫方患成王君臣不知周公尚安能賜衮衣而迎之迎猶未能東都遣人安能使賜衮衣留封於東都也

本義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召使久處於外

譬猶鱗鱗大魚友在九戩小豎因作言周公我觀之子衮衣繡裳者  
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其二章三章云鴻鴈遵渚陸亦謂周  
公不得居朝廷而留滯東都譬夫鴻鴈不得下翔於雲際而下循  
渚陸也固謂東都之人曰我公所以留此者未得所歸故處此信宿間  
爾言終當去也其曰公歸不復者言公但未歸爾歸則不復來也其卒章  
因道東都之人留公之意之爾是以有衮衣者雖亘在朝廷然無以爲歸  
使放人思公而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深刻朝廷之不知也

### 狼跋

論曰據序言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周公不失其聖考於金  
縢自成王啓鑰見眉之後悔泣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公矣而  
狼跋詩序止言王不知則未啓金縢以前攝政之初流言方興管

蔡未誅而周公居東都時所作之詩也康成乃言致太平復成王之  
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行皆是已迎公歸後事與序所言亦矣至於  
公孫碩膚又以孫為適謂周公攝政七年之後適避成功之大美而復  
成王之位因以遂其繆說可謂惑矣傳跋胡適尾是矣而謂公為孫  
成王是幽公之孫亦已踈矣且詩本美周公而毛以謂成王有大美又不解  
希芻之義固知其踈繆矣然鄭皆釋碩膚為美以其所以失也膚體  
也碩大也碩膚猶言膚革充盈也孫當讀如遜順之遜  
本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四國流言於外成王見疑於內公於此時進退之難  
譬彼狼者進則憂其胡退則跋其尾而狼能不失其猛乎亦不失  
其正和順其膚體從容進退履舄几几然拳止有儀法也然序本  
言周公不失其聖詔不損其德爾今詩乃但言和順膚體從容進退

者蓋以見周公遭讒疑之際而無惶懼之色身體充盈心志安定故能履危守正而不失節其卒章則直言其德不可瑕疵也

詩本義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六

歐陽氏  
鹿鳴

論曰鹿鳴言文王能燕樂嘉賓以得臣下之歡心甫考詩之意文王有酒食以與羣臣燕飲如鹿得美草相呼而食爾其義止於此而傳之懇誠發于中者衍說也聖人不窮所不知鳥獸之類安能知其誠不誠考上下經文初無以意可謂衍說也其曰人之好我示我同行者謂示我於周行恩禮之勤若此爾古字多通用示視義同而鄭改示為賓遂失詩義毛傳德音孔昭既簡略未知其得失鄭引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謂此嘉賓諸國君以先王德教國君以以賓誥示天下之民使其化之皆不偷於禮義者非也且使庶民不薄於禮我又須君臣漸漬教化使然豈飲酒之

降一言可致此其曲說也考詩之意使君子則倣我者謂倣我厚嘉賓也

本義曰文王有酒食能與羣臣共其燕樂三章之義皆然其首章言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之者言我有賢臣與其同樂既飲食之又夫矣豈生簞將以擊乎凡人之欲與我相好者示我於周行之臣恩意如此爾其二章云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倣者又言我以嘉賓皆有令德之音遠聞我待之厚禮所以示民遇以嘉賓不薄之意使凡為君子者當則倣我所為常厚禮有德者故其下文又云我有旨酒嘉加賓式燕以敖者謂君子當倣我厚嘉賓也其卒章之義甚明不煩曲解

詩小雅皇矣者華

論曰皇華序及箋傳皆失之然其大義僅存也據序止言君遣使臣遠而有光華以但解首章一句爾其所以累章丁寧之意甚多不止有光華而已也其云送之以禮樂則詩文無之又衍說也毛鄭之失在字皆用魯穆叔之說為箋傳故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也凡詩五章悉用此為解則一篇之義皆失矣毛以懷為和初無義理鄭改為私用穆叔之說爾其忠信為周訪問為咨意謂大夫出使見忠信之賢人就之訪問今詩文乃曰周爰咨諏是出見忠信之賢人止周字豈成文理若直以周為周詳周徧之周則其義簡直不解自明也又曰訪問為咨則所問何者非事而獨以咨諏為咨事其下咨謀咨度咨詢非事而何其又以謀事之難易為咨謀而穆叔直謂咨難為謀若書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則凡問於人皆可曰謀矣書又云爾有嘉謀入告于

君則又不止問於人為謀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其又以咨禮義所宜為度而穆叔止云咨禮二說亦自不同且度時度也施於何事不可矣專於咨禮義哉其又以親戚之謀為詢書曰詢于衆豈皆親戚乎若此之類甚多故可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六德之說可廢也據詩首章直言佚臣將命而出有光華爾毛鄭所謂遠近高下不易其色亦衍說也

本義曰周之國君遣其臣出使其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為國光華于外爾云于原隰者其道路所經也既又勉其於事每息惟恐不及也懷思也其二章以下則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詩人述以見周之興國之初其君臣勤勞於事如此爾詎謀度詢其我不異

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以其類甚多

常棣

論曰毛傳鄂不韡韡但云鄂然光明其言雖簡然於義未失而鄭改不為柝先儒固已言其非矣且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柝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毛謂闡常棣之言為今者蓋嬗作詩之人指當時為今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世之誦是詩設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即為今矣意謂後世之人亦莫如兄弟矣以此義雖不解亦可在毛氏已為衍而鄭又從而為說曰始聞常棣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厚皆衍說也毛解原隰哀矣兄弟求矣止言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詩也雖無所發明然未為害義鄭則不然且詩止云兄弟求矣而鄭謂能立宗顯之名既於詩無文箋何從而得此義又云

原隰以相與聚居之故能定高下之名者亦非也且原也隰也乃土地高下之別名爾土地不動無情之物或高或下不相為謀安有相與聚居之理以尤為曲說也毛謂飲酒之飲為私者燕私之意也鄭乃云圖非常大疑之事豈詩人本意哉惟不如友生之說毛鄭意同而皆失且詩人本欲親兄弟如毛鄭之說則是作詩者教人急難時親兄弟安平時不如親友生矣

本義曰作詩者見時兄弟失道乃取常棣之本花芻相承譁然可愛者以比兄弟之相親且如此因又極陳人情以謂人之親莫如兄弟凡人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之鳴而求其類以既言兄弟之相親者如是又言兄弟雖有內訌者至逢外侮猶共禦之又言當急難時雖

有朋友但能長歎而無相助者惟兄弟自相求如此及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視兄弟不如友生以乃責之辭所謂弔其不威也由是盛陳邊豆飲酒之樂以謂兄弟宜以此相禦則妻子室家皆和樂矣伏其深思如此為是乎

### 伐木

論曰伐木文王之雅也其詩曰以速諸父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陳饋八簋又以為天子之饋則以詩文王之詩也伐木庶人之賤事不宜為文王之詩作序者自覺其非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且文王之詩雖欲汎言凡人須友以成猶當以天子諸侯之事為主因而及於庶人賤事可矣今詩每以伐木為言是以庶人賤事為主豈得為文王之詩鄭氏云昔日未居位在農時與友生為伐木勤苦之事者亦非也

且至未居位未嘗在農也古者四民異業其他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居位時皆不為農亦不必自伐亦庶人當伐木者又無位可居以此知鄭說為繆也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考詩之意是為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其義甚明矣然果如此則是以詩主以鳥鳴求友為喻爾至其下章則了不及鳥鳴之意但云伐木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与首章意殊不類蓋失其本義矣故爾其所以未詳

天保

論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然毛

鄭不能無小失鄭以得爾多益以不興為每物益多及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川之方至為萬物增多皆詩文無之雖國君受天之福則當被於民物然詩既無文則為衍說毛以公為事鄭謂先公是矣若鄭謂羣臣奉事得宜而受福祿亦詩文無之

本義曰天之安定我君甚堅固既稟以信厚之德則何福不可以除之得爾多益而衆也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得爾戩穀又曰無所不且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曾不足也其下章則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又如川流之寢長而增之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也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君而神亦詒之多福使民及羣黎百姓皆被及之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曰如日如

月之常明如山之常在如松柏之常茂其卒章云無不爾或承者謂上六章之所陳者使我君皆承之也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爾恒常也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

### 出車

論曰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遂失其本義毛鄭謂出車于牧以就馬且二車邪自可以馬駕而出若衆車邪乃不以馬就車而使入挽車遠就馬于牧此豈近人情哉又言先出車於野然後召將率亦於理豈然其以章與比南仲阜久無比近西戎諸侯由是四章五章之義皆失一篇之義不失者幾何

本義曰西伯命南仲爲將往伐玁狁其成功而還也詩人歌其事

以爲勞還率之詩自其始出車至執訊獲醜而歸備述之故其首章言南仲爲將始駕我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二章陳其車旗以詔軍容之盛雖如此然我心則憂王事我僕則亦方疇矣三章遂城朔方而除玁狁其四章五章則言其凱還之樂叙其將士室家相見歡欣之語其將士曰昔我出師時黍稷方華今我來歸則雨雪消釋而泥塗矣我所以久於外如此者以王事之故不得安居我非不思歸蓋畏簡帛也其室家則曰自君之出我見阜久無躍而與非類之草蟲合自懼獨居有所彊迫而不能守禮每以此草蟲爲戒故君子未歸時我常憂心忡忡今君子歸矣我心則降我所以獨居憂懼如此者以我君子出從南仲征伐之故也其卒章則述其歸時春日



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  
由我南仲之功赫々然顯大而徽猷之惠自此遂平也

湛露

論曰據序止言天子燕諸侯而箋以二章為燕同姓三章燕庶姓卒  
章為燕二王後者詩既無文皆為衍說由詩有在宗載考之言遂生  
穿鑿甫鄭又以露之在物使柯葉依垂喻諸侯有似醉之貌天子賜  
爵則貌變甫敬有似露見日而晡何其臆說也詩但言露匪陽不晡  
甫初無柯葉依垂之文鄭何從而得此我若詩人欲述諸侯似醉之狀  
則當以柯葉依垂之意見於文也今但言露非見日不乾則非喻  
似醉之狀矣天子燕諸侯當以昼而此詩但言夜飲若燕禮有宵  
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益慤

慤之意蓋昼燕常禮不足道而舉其燕私慤慤之意以見天子恩  
禮諸侯之厚以詩人所為美也

本義曰天之潤澤於物者若雨若雪若水泉之浸其類非一而獨以  
露為言者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此云湛之露  
潤澤於物非至晡則不乾厥々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  
其戒如此而已其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恩被諸侯  
爾又云令德令儀者言以与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其桐其椅木  
之美者其實離々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詩人比事多於萃  
章別引他物若下泉之詩芄节苗之類是也在宗載考毛傳是  
矣

鳴雁

論曰詩所刺美或取物以為喻則必先道其物次言所刺美之事者多矣如鸛鳴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維鷖在桑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者是也詩非一人之作體各不同雖不盡如此然以此者多也鴻雁詩云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以文我考之當是以鴻雁比之子而康成不然乃謂鴻雁知辟陰就陽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職者上下文不相復豈成文理鄭於三章所解皆然則一篇之義皆失也本義曰厲王之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興遣其臣出于野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佚皆得其所遣使臣奔走于外如鴻雁之飛其羽肅肅然而勞其體也其二章言使臣暫止為民營築居室其暫止于野也如鴻雁集于澤南其卒章云哀鳴磬

磬者以比使臣自訴也其自訴云哲人知我者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憚劬勞爾愚人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衆為驕奢也或謂據序言美宣王而以詩之說但述使臣疑非本義且使離散之民還定安集者由宣王能遣人以恩意勞來之也天子之尊必不自往作序者不言遣使以不待言而可知也復何疑哉

### 汚水

論曰序言汚水規宣王也則是規正宣王之過失爾今考詩文及箋傳乃是刺諸侯驕恣不朝及互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蓋箋傳未得詩人之本義爾

本義曰宣王中興於厲王之後諸侯未洽之王恩德故詩人規戒宣王以恩德親諸侯云汚彼流水朝宗于海者言諸侯朝王如水朝海以

規王當容納諸侯如海納衆水也軌彼毛集載毛載止者言諸侯之  
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又規王宜常以恩德懷  
來之也毛我凡身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者言此同姓異姓之  
諸侯雖不念王室之亂然誰非父母所生謂人之皆知親之恩又規  
王若以恩德懷之則皆親附矣念亂者厲王之亂也念彼不蹟載起  
載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規王以不忘懷來之也軌彼毛集率  
彼中陵者言諸侯有能循法度者無使誘人害之故曰我若親友  
而敬禮之則說言其能興乎

黃鳥

論曰序言黃鳥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以為空家相去之  
詩考文求義近是矣其曰宣王之末天下空家離散者則非也宣王

承厲王之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故能恢復境土安  
集人民內用賢臣外撫諸侯其功德之大蓋中興之盛王然其詩  
有箴有規有誨有刺者蓋雖聖人不能無過也書稱成湯改過  
不吝者蓋不言無過言有過而能改甫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興  
衰揆亂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芣江漢常武是也恢復文武之業  
萬民安集國富人衆廢職皆修則車攻鴻雁斯于無羊是也  
慎微接下任賢使能則吉日采芣是也親禮諸侯賞功褒德則崧  
高韓奕是也凡興勤改則庭燎是也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則雲  
漢是也其為功德盛矣其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汚水曰  
規鶴鳴曰誨祈父白駒黃鳥伐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序謂雖聖  
人不能無過也其所任賢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多矣

其用人之失者一祈父爾其有遺賢乘白駒而去者亦一人爾荒歲  
多淫昏亦不歲皆然蓋有大功者不能無小失也如黃鳥所刺以此  
邦之人不可與處則他邦可處失是所刺者一邦之事爾非舉天下  
皆然也孔子刪詩並錄其功過者所以為勸戒也俾後世知大功盛德  
之君雖小過不免刺譏爾而毛鄭於白駒注云宣王之末不能用賢  
於黃鳥又云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如此則宣王者有始卒終為  
昏亂之主矣異乎聖人錄詩之意也

詩本義第六

詩本義卷第七

歐陽氏

斯干

論曰毛於斯干詁訓而已然於他詩多不同鄭箋不詳詩之首卒  
隨文為解至有一章之內每句別為一說是以文意散離前後錯亂  
而失詩之旨歸矣又復差其章句之學子儒家小之然若亦其本旨  
害於大義則不可以不正也鄭謂秩之斯于者喻宣王之德流出無極  
已也幽、南山者喻國富饒民取足如取於山如竹苞矣者喻時人民  
之殷眾如松茂矣者喻民佼好又况及身矣已下三句謂時人骨肉  
相愛好無相詬病斯以為一章且詩之比興必須上下成文以相發明  
乃可推據今若獨用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見詩人之意且如鄭

說則一章都無考室之義且宣王方戒其臣民兄弟無相詬病下章承  
之遽言我似統善嫁先祖初無義理且詩止云似統妣祖邦侯謂是成  
廟不知何以知之其次句則已別言築寢矣又隔二章後謂如改斯  
翼一章為成廟其下一章又復言寢都無倫以所謂文意散亂前後  
錯亂者也且約之簡二章與如改一章皆是述造屋之事而鄭輒別  
如改一章為廟者止用君子攸降一句謂升而祭祀爾至如七月之躋  
彼公堂又可為祭祀乎以知其繆也自下筮上簞而下四章直述占  
夢生子等事毛鄭訓釋皆是矣然不言其旨歸則何関考室之  
義也毛訓秩於此為流行於假樂則為有常鄭於他詩又別訓  
為清莫知孰是今以斯于義考之有常近是矣毛訓猶為道鄭  
於他詩皆訓為罔為謀又或為尚惟為罔謀近是謀者事疑未決

心有所慮而言也蓋言兄弟相親好無相疑慮而謀爾鄭又改猶為荷  
改字為憮改字先儒已知其非矣毛訓字為大於義是也毛鄭於他詩  
皆訓棘為急而毛於此詩為稜廓意頗近而簡難曉鄭訓為戟  
謂如扶弓矢戟其時迂矣義當為急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廣隅  
繩直如矢行也鄭又謂如鳥斯革之夏是者希革張其翼者汗之甚  
也革變也謂如鳥驚變而竦顧也且毛鄭所以不得詩之本義者由  
不以詩為考室之辭也古人成室而落之又稱頌禱祝之言如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于為  
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且序但云考室而詩本無  
廟事鄭云宮廟亦行說也  
本義曰宣王既成宮寢詩人作為考室之辭其首章曰秩斯于幽

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云者澗也山也有常處而不遷壞者也  
竹也松也生於其間四時常茂盛不彫落草木之壽者也詩人茂室  
不遷壞如山澗而人居此室常安樂而壽考如松竹之在山澗也此  
所謂頌禱之辭也其二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統祀祖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云者謂室王与宗族兄  
弟相親好無疑間以共承祖先之世不損墜得保有此言寢以与族親  
居處笑語於其中亦聚國族於斯之類也笑語非一人之所獨為必  
有共之者謂上所言兄及弟也其三章乃言工人約之極之施功力  
以成此室以蔽风雨而去烏鼠然由君子增大而新之也其四章又言  
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設而翼之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竦  
起如鳥鷲而華也其軒翔如翬之也謂此室之美如此且君子

升而居之也其五章又言其庭平直其楹植立昼夜寬明且君子居  
之而安寧也其六章已下至於序章盛陳白馬生子之事者謂安  
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王女則且人之家室而不貽父母之憂亦禱  
頌之詞也

無羊

論曰無羊之義簡而易明然毛不解以雌以雄使學者何所從鄭以爾  
為尔宣王又謂衆維魚矣矣維豐年為人衆相与捕鱼是歲熟庶  
人相供養之祥室家濬、為人之子孫衆多既不閔考牧事因謂白馬之  
官獻夢於王皆失之矣且一篇之中所爾者皆是牧人豈特於無羊  
無牛為爾宣王鄭亦何從而知此爾宣王而彼爾牧人邪以雌以雄鄭謂  
牧人搏禽獸近矣據詩衆維魚矣但言魚多爾何有捕鱼之文及人

之子孫衆多皆不閑牧事詩人本為考牧不應汎言獻夢而為鄭字者遂附益之以為廢人無故不殺雞豚惟捕魚以為養此為繆說不待論而可知鵠鴉曰予未有室則鳥獸以所居為室家矣牛羊牛備亦其室家也

本我曰宣王既修厲王之廢百職皆舉而牧人所掌牛羊蕃息詩人因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予其教苦以之多也其曰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者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所以云以者見人畜各遂其業也魚之為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為豐年歲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肥以牧人之業也室家漆、謂牛羊蕃息衆多也

詩南山

論曰作詩序者見其序章有家父作謂之言遂以為此詩家父所作以其失也考詩之言極陳幽王任大師致王改敗虢天仰訴責其君臣無所隱避序乃自言作此詩以窮極王之致亂之本欲使王心化其言以遷善然則家父者果何人哉至於君臣之際無所忌憚直指其惡而自尊其言難施於賢王猶恐不可況於幽王昏亂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也詩言民畏其上不敢戲謔豈有作詩之人極斥其君臣過惡極陳其亂亡之狀而自道其名字又顯言我究窮王之致亂之由而不敢戲謔之我頗亦以不迫人情之甚者又自稱其字曰家父案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距幽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也然則幽王之時所謂家父者不知為何人也說者遂謂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以尤為曲說也或云乃求車之家

父爾至平生時始作詩也此亦不通要在失於家父作此詩遂至衆說之亦謬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刺今詩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未之有也蓋刺者欲其改過非欲暴君惡於後世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無及而追暴其惡以古人之不為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刺幽王者亦通也案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而崧高豳民所謂吉甫作誦者皆非吉甫自作之詩夫所謂誦者豈得以為詩乎訓詁未嘗以誦為詩也詩云誦言如醉蓋誦前言而已然則作崧南山詩者不知何人也家父為作詩者所述爾今序既失之非毛鄭之過也毛鄭於此詩大義得之而不免小失所謂慙莫懲嗟如鄭注以慙其懲為一句嗟字獨為一句於義豈安不弔昊天毛訓弔為至鄭又轉解至為善皆失之不自為改鄭意謂民怪天不自出改放既而自覺

其非又言天不出圖書有乃授命不惟怪妄且詩意本無至於駕被四牡四牡頌我瞻四方蹙靡所騁本是一章而鄭注分為兩義蓋不得詩人之本意也

本義曰大師尹氏為下民所瞻而為治不平致王改祀民被其害大義毛鄭皆得之其十章之所失者丑曰慙莫懲嗟者謂民無善言而莫有懲艾嗟作者爾二曰不弔昊天者言昊天不弔哀以下民而使王改害民如此也三曰不自為改者責幽王不自為改而使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四曰駕彼四牡、頌我瞻四方蹙靡所騁去者作詩者言我駕此大輶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丑曰家父作誦云者作崧南山詩者既已具陳幽王任用大師之失致民被其害矣其序章則曰有家父者常有誦言以究王之失庶幾王心化善



而能畜萬邦也詩之本意如此爾

正月

論曰正月之詩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辭固已多矣然皆有次序而毛鄭之說繁衍迂闊而得文義散斷前後錯雜今推著詩之本義則二家之失不論可知惟其為大害者如毛鄭解瞻鳥之意則正月者乃大夫教其民教上之詩也毛謂父母為文武鄭謂彼有旨酒為尹氏大師皆詩無明文之家忘意而言爾鄭又謂車載二章以高車喻治國者亦非也蓋以覆車喻覆國爾不必商人之車也詩曰自我先自我後謂適丁其時爾鄭謂苟欲免身而後字者因益之曰寧貽患於父祖子孫以苟自免者豈詩人之意哉鳥巢鳥也當止於林木屋非鳥所止也止屋則近禍以譬君子仕紜邦非所宜處而將

及禍也毛鄭之意不然謂鳥擇富人之屋而巢譬民當擇明君而歸之是為大夫者無忠國之心不救王惡而教民叛也幽厲之詩極陳怨刺之言以揚君之惡孔子錄之者非取其暴揚主過也以其君心難捨非規誨可入而其臣下猶有愛上之忠極益下情之所苦而指切其惡尚冀其警懼而改悔也至其不改悔而敗亡則錄以為後王之戒如毛鄭瞻鳥之說異乎孔子錄詩之意矣

本義曰其一章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之者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又曰念我獨兮憂心京々哀我小心瘵憂以痒云者大夫言已獨為憂爾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其二章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之者言父母生育我猶不欲使我有疾病而乃遭

罹憂患如此蓋適丁其時爾其曰不自我先後者直歎已適遭之爾又曰  
好言自口秀言自口憂心愈之是以有悔云者刺王但見人言徒口出  
而不分善惡而我為之憂是以見悔慢也其三章曰憂心惴惴念我  
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身安止于誰之屋  
去者大夫懼禍思去其位也念我無祿者念思也思毋食其祿也所以  
然者見時人民無辜并其臣僕溢及於刑罰所以懼而思去也既自  
為謀而又哀他人之居祿位者如鳥止於人屋處非所安而將  
及禍也其四章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喪之既克有  
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云者道民怨訴於天之辭也去人之  
乞薪蒸者瞻彼中林則往得所欲今民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然然而  
無所告若天能有定意則何人不可福罰之然此託言亂國之民不見福

罰而使危殆之民反被其害彼皇上帝果憎誰乎此怨詠之言也其章  
曰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託言寧莫之懲云者言人勿謂山為卑不  
能阻險以致傾覆以山至卑止為岡陵亦能使人傾覆言不可忽也然則  
託言之人其可忽為害無而莫之懲乎又曰召彼故老託之曰夢且其  
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者意謂鳥之雌雄尚不能知其能知我夢之吉凶  
乎此驕昏之主悔慢老成之辭也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  
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其六章曰謂天蓋高  
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統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  
虺蜴云者大夫既戒王無忽託言而不懲因又戒其小人曰汝無恃王不懲  
汝譬猶謂天高去人雖遠謂地厚託足雖安然不可局踏而畏懼者天  
有時而降福狹地有時而致論陷言天地猶如此日常畏懼王之恩私

難恃也我之斯言甚有倫理而哀爾訛言之人聞我正言則走避如  
虺蜴見人輒走然大夫所哀之人蓋指訛言之小人也其七章曰瞻彼  
阪田有荒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亦  
不我力云者大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辭也五章既陳戒王之意六章  
又戒小人而不見聽因自傷獨立而無助云瞻彼阪田之苗有特立者乃  
荒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昏朝而勢傾危天之抗我惟恐不傾折  
也又云彼有欲求我相則傲者又不与我相遭其与我同列而耦居  
者又不出力助我也云天之抗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古言  
謂耦為仇其複言仇者猶昔言面今言雙也大夫既傷獨力  
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然猶欲救之也其八  
章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宗周褒姒滅之云者言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改何其惡  
也正改古用字多通而毛訓為長非也又言火燎于原其勢盛若不  
可禦而猶或有撲滅之者周雖赫然而必為褒姒所滅也作詩時  
周實未滅而云滅之者鄭箋是矣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  
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  
歸罪也其九章曰終其永懷又窮陰而云者謂欲以車棄其輔而覆  
其載喻王將傾覆其國故先言陰雨者謂車遭雨水泥濘而棄  
其輔則必覆爾既覆而求助則不及矣其十章又戒其與葉爾  
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  
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此又喻王不知戒慎以覆  
國也所謂猶欲救之辭也其十一章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

矣亦孔之炤憂心慘念國之為虐之者大夫既憂國之將亡又自傷將  
及於禍之辭也水魚所集也而池沼近人常易得禍故曰匪樂維潛藏  
隱伏而近人終被獲也以比身仕亂邦無所逃禍也其曰念國為虐改  
而我仕於亂邦也其十二章曰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  
孔之念我獨兮憂心慙云者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  
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穀與其鄰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其  
十三章曰彼有屋蔭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夫是極嗚矣富人  
哀此惴惴云者言彼此之小人菽之之貧陋者初猶有屋穀以生  
而今民無祿食夫又大害之國君既不能卹矣彼富人之有餘者尚  
可哀此惴惴而卹之也大夫憂國者陳禍亂述危亡戒其君及其民  
備矣知其無可奈何矣及告富人以哀惴惴以窮窮苟且之急辭

也故以為序章

十月 兩無正 小旻 小宛

論曰君子之所以貴於衆人者衆人之惑君子辨之而世取信焉是不  
可以不慎也故至於有所疑則雖聖人猶或闕焉者慎之至也且於十  
月之交小旻小宛王其失而從其是者於浩天置之而不敢辨  
者闕其所疑也此四詩者毛氏皆以為刺幽王鄭氏皆以為刺厲王而後  
世惑焉鄭謂十月為刺厲王者以番維司徒豔妻嬖方惠及七子以後  
寵亂改知之也其言幽王時鄭桓公友為周司徒而非番也陳述王在位  
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為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為司徒也就使  
番不為幽王司徒安知其為厲王司徒也毛以豔妻為嬖嬖而鄭謂嬖  
如非王后不得稱妻遂以豔妻自是厲王之后就使嬖如不稱妻亦安

知豔妻為厲王后也按史記載厲王之事惟云好專利任用京夷公又使  
衛正監誘得誘者而殺之拒芮良夫召公等諫又云暴虐侈傲而已  
若使豔妻用事以致流亡則不得略而不載也厲王出奔于虢十四年本  
紀惟言太子靜留區召公家而不言王后所在及其姓氏始王前世  
諸書皆無之使厲王由豔妻以致亂亡不應前世都設而不見既無  
所見鄭氏何從而知之據詩列星入灼士至於豔妻以八人者皆是  
用事亂政之人甫而鄭氏乃以七子者皆是后之親黨且詩無后黨  
之文而豔妻姓本末尚皆不可知而七子者安知皆為后黨是三  
者皆臆說之繆妄者也厲幽皆昏亂之主也其及於禍也亦然宛  
之詩據文求義施於厲幽皆可雖鄭氏亦不能為說以見非刺厲  
也而為鄭學者彊附益之乃云四詩之序皆言大夫刺既以十月

為刺厲王則小旻小宛從可知然則正月不云大夫刺于安得獨為刺  
幽王也又云小旻小宛其序章皆有怖畏恐懼之言似是一人之作夫  
以似是而為必然之論此不待攻而可破也或何十月之交從毛為刺幽  
可矣是宛施於厲幽皆可也子亦從毛為刺幽而不疑者何也曰邑中  
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語曰火在某坊  
則誰從乎若以邑人之言為非而郊野道路之言為是者非人情也  
毛氏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  
為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為必然之  
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從毛也或者又曰然則兩無正亦可以從毛矣何  
疑而闕焉曰使毛於詩序但云浩之是天刺幽王則吾從之矣其曰兩無  
正則吾不得不疑而闕古之人於詩多不余題而篇名得無義例其

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蒼伯常武之類是也今兩無正之名  
據序曰兩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正也此述篇中所刺厲王下教  
令繁多如雨而非正爾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其第二章  
言天降饑饉於四國及無罪之人淪陷非辜爾自二章而下皆言  
王流于彘已後之事且王既出奔宣王未立周召二公攝政十四年而王  
卒崩于外是厲王不復為政久矣安有教令乎下如雨之多者乎况  
詩六章如毛鄭箋傳悉是刺周之大夫諸侯不肯從王出居而無  
人夙夜朝夕事王于外及在位之人不能聽言而不畏天命等事爾  
殊無一言及於教令自上而下之意然則兩無正不為昊天序決  
可知也獨不知何為而列於此是以闕其所疑焉十月也吳鄭氏  
差其時世及七子豔妻之失吾既已評之矣其餘箋傳之說皆

得詩人之意惟小宛箋傳之失不可以不論正其本義論曰幽王亡國  
之君其罪惡非一而作詩以刺王者亦非一人故各陳其事而刺之不必  
篇篇徧舉其惡也小宛所刺據文求義是大夫刺王不能勅彊以繼  
先王之業而驕昏醉酒使下民多陷罪罟而君子憂懼不安其大旨勸  
王勅彊之詩也而毛解鳴鳩戾天謂行小人之道不可責高明之功正  
與詩人之意相反又謂先人為文武亦疎矣而後之學者既以先人為  
文武而有懷二人又為文武不應重複其言而無他義也鄭以墮矜之  
子比萬民亦疎矣至以日邁月征為視朝視朔及謂岸獄中人持  
粟出下皆謬論也下者決疑之謂也有疑而問謂之下毛以交為小  
貌亦初無義義理交之者參雜相亂之謂也鄭於甫田之什黍扈詩  
以交為毛往來貌是也

本義曰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鳴鳩翰飛戾  
天云者謂以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勗奮起曾飛  
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故曰念昔先人謂思宣王也其曰有懷二人者以下  
章所陳二人刺王云人誰不飲酒一人則齋肅通明雖飲而溫克人則  
昏然無知但以沉醉苟一日之樂謂王也因戒之使無耽此樂且教天余  
之無常也既以此語警之則又勸勉之云中原有菽庶民皆可采往  
者無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為之則得之矣王何獨不為也又  
言人性雖惡可變而為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誨之則可使變其形  
而為螟蠃子也既勸勉之則又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蒼令且飛  
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  
汲汲勉勵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亦謂宣王也其下二章則

